**卖鸭老何**

老何在村口卖了一辈子的鸭肉。一棵古老的大神树下，支一个木板搭的顶棚，木板桌子，木板椅子。椅子四条腿都长满疙瘩，粗糙的皮有如老何那长年干活的手。

老何管教孩子，像御医在选药方子，要准，要细，要全面，要一丝不苟。小何的筷子拿得太低了，老何便看不过去，“筷子拿低，走不远。男子汉志在高远，走南闯北。你这样将来没志气。”于是一把抢过筷子，又递给他，要他重新拿。但这孩子却偏逆了道，天性就皮，他拿橡皮糖里面的干燥剂骗班上的小孩儿吃，结果人家让白车给扛医院去了。老何哪里受得了，关上门来，竹竿子往孩子屁股上不要命地甩。第二天，他拎兔子一样拎着小何，带了一整只上好的麻油鸭上门给人赔礼去了。他非要小何下跪，小何膝盖像打了铁一样，不跪。那家人看老何脸一阵阵发红，手臂青筋暴突，又要急眼儿了，好说歹说，把老何劝稳了，喝口茶大家相安无事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

村里人说，老何你管教孩子太狠。老何说，玉不琢，不成器。“那也得是块玉在先呀！”老梁顺口就这么嘀咕了一句。老何听在耳里，堵在心里。当晚回去坐在床头，揉搓那散发着荤腥味的双手，沉思。孩子他娘身体不好，晚年得子，随后却就走了。家里人丁单薄，就这么一个男孩子，老何这担子重啊。小何不争气，对孩子娘、对老祖宗要怎么交代？

一滴眼泪嵌进老何眼周深邃的鱼尾纹里，像圆月藏进了大山的褶皱，谁也不知道。

老何对孩子的严厉是没什么成效，但他对鸭子的严厉管用。要做一只让老何满意的鸭可不容易。他瞧瞧，揉揉，闻闻，亲自挑本地的，最新鲜的，最肥嫩的。村里人也信赖他，别的鸭肉铺开得总不长久，只有老何，屹立不倒。有一回，顾客糊涂了忘记带钱包，老何手一挥，您拿走嘞！今晚给孙女儿开开荤。下次咱们还记得，就再来算。

鸭肉铺在大树下，夏天就带来了一片阴凉。村里人来来往往的，爱在这里歇脚，闲聊。爱嚼舌根的妇女们说，修车的何老三家的儿子，又换媳妇儿了。这两年少说也换了五六个了，都没办证。仗着自己还算俊俏，花言巧语骗了人涉世未深的姑娘，生了个娃就找个理由分开了。娃娃们大都随他，姑娘家谁愿意带个拖油瓶再去找下一户人家？老何皱着眉头，啐了一口唾沫，“狗东西！”这一骂不要紧，偏偏何老三的儿子就在不远的地方听到了。他气势汹汹地过来要对付老何，老何把剁鸭肉的菜刀往桌板上一拍，亮晃晃的，一桌子鸭肉都被震得跳了起来。“也不想想你爹娘是怎么把你这龟孙子拉扯大的！你就这么一年用一个没娘的娃去报答他们！”那人显然被老何的架势吓着了，吼一句“要你瞎管闲事”就气急败坏地走了。

小何当时也在树下，跟老梁下棋。小何说，我爹真暴脾气，还说粗话。老梁叹了口气，你爹那是刚正，骨子里的刚劲儿。你也别再老让你爹失望了。小何不说话，继续下棋。

但就是老何这种像砧板一样刚硬能扛的人，遇到生死，也变成砧板上的鸭肉了。

老何病了，胰腺癌，奄奄一息。这病是啥，老何不知道，但听到“癌”，他知道自己已然是悬崖边上的石子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扔下去，连回声都没有。躺在毫无生气的病房里，四周是苍白的墙壁，老何的心也一样苍白。老天有眼吗？他踏踏实实活了一辈子，四壁却都是空空如也——妻子早就没了，孙子是抱不上了，儿子没有什么志向，毕业了两年，专业不对口，前阵子才在药厂当了临时工。

小何在病床前，专心致志地看手机。想得起来的时候，就问一句，爸喝水吗？眼睛还是粘在手机上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玩游戏。”

“什么游戏？”

“杀敌的游戏。杀得越多，经验值越高，就能变得更强……”

“生死大事，竟然也变成了你们年轻人拿来娱乐的东西。”老何默默闭上了眼，“死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听何二嫂说过，她去过一回鬼门关。生孩子的时候，差点难产。她说，要去见阎王爷，有一条河，两个小鬼摇着船送你过去。河是在一个石头洞里，暗无天日，河水像墨一样黑，河面散发着恐怖的雾气，还能闻到霉臭和腥味。当那门一开，人的感觉就消失了，眼睛看不到了，鼻子闻不到了，耳朵听不到了，脑子不能思考。后来她感到有一道白光照在头顶，她又被拉回了人间……”

小何退出了游戏，看着父亲。他总觉得这种懦弱虚无的幻想不该是从父亲口中说出的。要真有什么小鬼，父亲几口唾沫星子就能治了他。再不行，他喊几嗓子，洞窟都要震掉。他对父亲的理解，停滞在激流飘荡的岁月，仿佛父亲是一种不该有悲伤和羸弱的职业。

老何别过头去，泪从眼角渗出，在白色的枕头上晕出一朵灰色的花。他一辈子的软处，只让自己看见。

他渐渐熬不住了。每天深夜，就好像有一只巨大有力的手，对着内脏一通乱拧乱撕，扯得血肉模糊；这痛还牵动整个身躯的神经，他蜷成一团，却觉背痛难忍；他挺了挺背，却觉腹部绞痛。他就像一条搁浅的鱼，在沙滩上胡乱扑棱。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，干瘦的手把枕头抓得棉花都跑出来了。天还没亮，窗外的树叶被黑夜吞噬了绿色，遮住了远处的月牙和轻云。他觉得杂乱的树叶像一个黑色的魔鬼在窗边偷窥，嘲笑他的不堪一击。

老何是被清早上学的孩子们发现的，孩子们喊了爹娘，马上把他送了医院。老何还是醒过来了，又一次面对空荡荡的白墙。

他说，他当时感觉到四面白墙移动起来，一步步向他逼近。巨大的、冰冷的墙仿佛要压缩这空间，抽干这空气，挤爆他的血肉。他感到呼吸急促，血液不通。痛苦不堪的他拔掉针管，踉踉跄跄跑回家拿了根麻绳，准备去那棵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大树下，见阎王爷。

那道刺眼的青紫色环形痕迹，像一条恶毒的蛇，张牙舞爪。小何看着他的脖子，泣不成声。小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，爹，你干啥呢！老何说，我一辈子坦荡荡做人，死的时候咋能这么窝囊！痛痛快快地来，就让我痛痛快快地走吧！这苦我熬不住了！

医生打了吗啡针，老何平静一点了，就把手脚舒展开，闭着眼说话。“何二嫂仗着别人没经历，净瞎说。哪里有什么鬼门关，就只感觉到不要命的痛而已……”

第二天，睁开眼的时候，老何看到了一把桃木梳。那是小何带来的，一把散发着木香味的梳子。那是老何心底里最绵软的一处，是卡在了很久以前的岁月里的一丝温存。当年小何的妈是个卖杂货的姑娘。老何对她是一见钟情，暗暗认定了这个人。追起姑娘来，老何也是一股子犟脾气。他天天到姑娘的杂货店旋来旋去，今天买瓶醋，明天买个盆子，然后趁机搭个话，拉拉家常。终于有一天，他鼓起勇气，将一把桃木梳放在柜台上，把手插进裤袋里，支支吾吾地说，“给你的。”老何的求爱方式实在是浪漫不起来，如果不知情，指不定会以为是来投诉的。姑娘却咯咯笑了起来，收下了桃木梳。她不讨厌老何的笨拙，她觉得他实在。后来他们就交往了，姑娘把头倚在他的肩上，梳她乌黑如瀑的长发。

老何浑浊的目光注入了遗落已久的真情，变得温柔，变得朦胧。他头一回意识到父亲这块冥顽不化的岩石，也会渗出甘冽的泉水。“爹，你想我娘吧？那你就不能去做傻事啊！你想想，我娘难道会希望你伸着舌头，挂着淤青去见她吗？”

老何顿时睁大双眼，沉默了。

晚上，小何坐在病床边吃盒饭。扒拉了几口，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连忙调整姿势，握住了筷子高的部分。

“没事，不数落你了。”

“这辈子，爹对你太狠。久住坡，往后才不嫌陡，这就是爹的用心。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啊，爹说什么都不能让外人瞧不起你。以后你可就自己走了，老人说垦耕者讲实干，懒惰者讲茶饭，你切记踏踏实实……”

小何想起了做孩子的时候，虽然偷吃酱肉被父亲揍了一顿，但后来，父亲还是让他把酱肉吃完了，父亲自己一点没吃。可是，他一直以来却只记得，爹是个暴脾气的狼爸，用拳头说话。后面的这段，他却总是忘了。他咬着嘴唇，他不明白，比起平淡的幸福，人的记忆为什么总是偏爱痛苦和仇恨。冰冷的伤痕是刻在石头上的；温暖的春风却吹了一阵，就悄然地走了。可春风也吹红了多少花骨朵，不是么？

后来，他从了老何的意思，不再接受痛苦的化疗，只让医院开些药方，把父亲接回家养病，度过最后的日子。父亲瘦得皮包骨头，肤色蜡黄，肌肉严重萎缩，活像一个腐烂已久的茄子，甚至躺在柔软的床垫上，都觉得四处硌得慌。

乡亲们都来了，掉眼泪的也有，送补品的也有，都说绝对不会忘记老何的鸭肉的味道，更不会忘记老何做人的正直味道。小何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感受他日渐式微的脉搏。

风和日丽的一天，小何告诉父亲，他变成药厂的正式工了，有稳定的饭碗了。这天父亲的气色明显红润了一些，还说要在院子里晒晒太阳。老何摸了摸自己放在院子里那把剁鸭肉用的菜刀，那把让他引以为傲的菜刀。小何说，爹你这菜刀就传给我吧。老何说，普通的刀而已，没什么稀奇的。小何说，用这刀做菜，就好像是你在我身边看着一样。老何说，爹可能会骂你盐放少了。小何说，爹不训我了，我才浑身难受。

就在所有人以为老何要好转的时候，他却变得更加蜡黄，还尿血了。由于长期跟床铺接触，又受汗水浸渍，他的背部出现了溃烂，皮肤彻底没了生气。他终日躺在床上，眯着眼睛，偶尔睁开眼呜呜哇哇说点啥，小何凑近了也听不见。小何感觉到父亲的鼻息越来越轻，仿佛睡得很沉很沉。他不停地揉搓着父亲的双手，不停地在他耳边说话，刺激他的感觉，害怕他就这样永远地睡去。

但他终于是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世间的浮沉，家庭的责任，五味杂陈的恩怨情仇，还有那几十年的鸭肉香味，终于是与他毫无关系了。

老何那个空荡荡的鸭肉摊位，那木桌，木椅，就那样保留了下来。谁都不愿意去拆，也不愿意去占用。大家仍在大树下下棋、聊天。老何鸭肉摊好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地名，村头村尾都在用。小何挎着包，在一片风烟俱净中，走上了他独自的旅程。